

法国文化史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主编

Ⅱ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

De la Renaissance à l'aube des Lumières

阿兰·克鲁瓦 Alain Croix

让·凯尼亚 Jean Quéniart 著

傅绍梅 钱林森 译

法国文化史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1970-1971, 1972-1973

1974-1975, 1976-1977, 1978-1979, 1980-1981

1970-1971, 1972-1973

1974-1975, 1976-1977, 1978-1979, 1980-1981

1970-1971, 1972-1973
1974-1975, 1976-1977
1978-1979, 1980-1981

1970-1971, 1972-1973



法国文化史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主编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II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
De la Renaissance à
l'aube des Lumières

阿兰·克鲁瓦
Alain Croix
让·凯尼亚
Jean Quénart著
傅绍梅 钱林森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译委员会名单

主持：钱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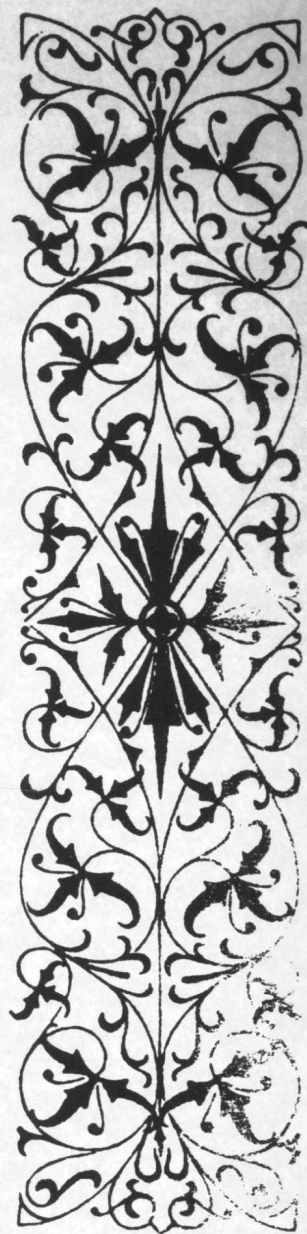
成员：杨 剑（卷一）

傅绍梅 钱林森（卷二）

朱 静 许光华 李棣华（卷三）

潘丽珍 吴模信 陆秉慧（卷四）

策划：倪为国



特约编辑：吴雅凌 姜宁馨

封面设计：魏宇刚

插图制作：许尤佳

www.vihorae.com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部分 旧世界

第一章 一生的年龄段 / 11

- 1 初到人间 / 12
- 2 婚姻 / 16
- 3 老年与死亡 / 19

第二章 人与环境 / 23

- 1 与环境的亲密关系 / 23
- 2 食物 / 26
- 3 动物 / 28
- 4 风景 / 30
- 5 历书 / 33

第三章 人与人之间 / 37

- 1 家庭 / 37
- 2 邻里之间 / 39
- 3 堂区 / 40
- 4 空间与域外 / 43
- 5 表达形式 / 48

第四章 魔法的世界 / 57

- 1 魔法 / 57

- 2 基督教的地位 / 59
- 3 模糊的界限 / 65

第二部分 缓慢的革命(约 1520 年 — 约 1580 年)

第五章 深入探索 / 75

- 1 书面文字及其世界 / 75
- 2 文化与信仰 / 84
- 3 受限制的好奇心 / 92

第六章 文化模式与自主 / 101

- 1 意大利模式 / 102
- 2 驾驭模式 / 109

第七章 由不同而排他 / 121

- 1 异彩纷呈的法国文化 / 121
- 2 城市和城市模式 / 128
- 3 不宽容的文化 / 136

第三部分 还人之为人(约 1580 年—1660 年)

第八章 从人的战斗到为上帝而战 / 151

- 1 虔信阶层的培养 / 151
- 2 文化景观的改变 / 156
- 3 灵修派别和虔信文学 / 162
- 4 宗教、政治和社会 / 169

第九章 传授知识 / 173

- 1 改头换面的控制:教育和人文主义 / 174
- 2 人文主义和宗教知识 / 179
- 3 知识的传播:方式和内容 / 184
- 4 文化控制的几个阶段 / 187
- 5 文化控制的方法 / 191
- 6 成果:文化重塑 / 194

第十章 文明化 / 201

- 1 排斥,消除,清理:宗教习俗和宗教行为 / 202
- 2 社会行为的新规则 / 207
- 3 巫术 / 211
- 4 建设 / 214

第十一章 自由空间 / 223

- 1 巴洛克的法国:一种品味,一种敏感性 / 223
- 2 “自由思想家” / 230
- 3 对模式的抵制:贵族阶级及其价值观 / 233
- 4 沙龙与雅女 / 237

第四部分 古典主义时期? (约 1660 年—1720 年)**第十二章 文化,从一种和谐到另一种和谐 / 247**

- 1 从无度到有度 / 248
- 2 天主教大获全胜的一代 / 251
- 3 政治文化,文化的政治 / 259
- 4 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 / 269

第十三章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文化习俗 / 275

- 1 巴黎精英的内心世界 / 275
- 2 公共文化活动 / 284
- 3 缩减外省自治权 / 290
- 4 外省习俗 / 295
- 5 从书面文字到口语 / 298
- 6 文化适应工作的继续 / 301
- 7 落后、对抗和适应 / 306

第十四章 世纪之交:分化和质疑 / 311

- 1 学院主义和虔信 / 311
- 2 对外开放 / 314
- 3 批判的一代 / 317
- 4 品位的解放 / 324

结束语 / 333

人名、地名和著作名索引 / 337

参考书目 / 363

引言

啊！就是这匕首满身沾着主人的血，斑斑点点
无耻把自己玷污；它羞得满脸通红，这叛徒！

这两行诗句出自戴奥菲尔·德·维奥^①的《比拉莫与蒂斯贝》(*Pyrame et Thisbé*)，该剧于1621年首次公演。这耳熟能详的诗句可以带我们轻松进入本卷主题的一个重要层面。今天，提起《熙德》(*Le Cid*)无人不晓，而16世纪轰动一时的剧作《耶路撒冷的毁灭》(*La destruction de Jérusalem*)却鲜为人知；只有专家还关注着除上面这两行诗句之外的17世纪初的悲剧和悲喜剧。

一部法国文化史显然不应该拘泥于《熙德》这一个层面，它应当突破我们这代人以质量或时尚的标准筛选出的所谓正统文化的窠臼，超越当今历史学家们广为采纳的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如果说《比拉莫与蒂斯贝》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在文化史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席之地，那么对某些“艺术”品是否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则是众说不一了，比如，那些遗落在布列塔尼省或萨瓦省的无名小教堂内的不知名且技艺平庸的圣人雕像，是否可与枫丹白露宫罗索^②的装饰壁画相提并论等。而当问题涉及文化史是否应涵盖诸如神话传说、冥界的景象、喜庆节日、时间和空间的度量以及对疾病的理解等内容的时候，人们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言以蔽之：今天，如果一部文化史不能把全部这些内容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纳入其中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一部文化史，唯其“完整”，才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倘若不考察视觉和听觉在人们感觉器官中的作用是如何演变的，就无从理解18世纪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和前一个世纪的笛卡尔。

① 戴奥菲尔·德·维奥(*Théophile de Viau*, 1590—1626)，法国诗人，剧作家，自由思想派代表人物之一。出身胡格诺家庭，1622年改信天主教。诗歌多歌颂爱情，也不乏哲学和宗教思考。其悲剧《比拉莫与蒂斯贝》表现青年人受阻的爱情，轰动一时。

② 罗索(*Rosso Fiorentino*, 1495—1540)，意大利画家和装饰家，1530年应邀到法国，现存主要作品是枫丹白露宫弗朗索瓦一世画廊的装饰。

这看上去好像纸上谈兵,假如我们面对的不是16或17世纪的话,那可能确实有些不切实际。倘若对中世纪的文化史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则或需要历史学家的不断突破,或只能满足于孤立的、缺乏关联性的事例。而就本卷的两个世纪而言,这种全方位的探讨已经是可行的了。同时,界定不同文化层面或文化类型也成为可能。还不仅如此,16、17世纪的文化多元性已经可以被接受和理解,因为它恰恰构成了该时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它既是一种状态——呈现出多样性,又是一个演变过程——趋于多元化。人文主义也好,文艺复兴也好,宗教改革也好,这些字眼都只不过是对于这个时期文化史的一个核心问题的教科书式的表达方式,这个核心问题既是,表面上的静止甚至永恒与实际上的运动之间的冲突,人和环境之间看似稳定不变的关系与对意大利、古代及美洲的开放意识之间的较量,而后的冲击促使人们对一个已经穷尽其能力极限的文化系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7

那种提要式的认识向来都难免有失偏颇,尤其对中世纪那样充满革新的时代而言,但它倒和16、17这两个世纪史料传达给我们的信息颇为相符,同“文艺复兴”一词本身也一拍即合。而新近出版的历史文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打破了固有的一种认识,即文艺复兴一下子就终止了一个停滞的时代,它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把所谓“人民文化”和“精英文化”对立起来的老框框。

如上所述,本卷论及的这两个世纪,的确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法国史的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考察这段历史,无论从编年学的角度——它是漫漫的两个世纪,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它涉及绝大多数法国人,或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它覆盖几乎整个法兰西大地,法国在文化方面都好像是一片静止的浩瀚海洋,尤其就日常的文化而言。然而就在此时,革新——有些是很了不起的革新——却正在进行着,而且我们的先人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这些革新有的似乎势头迅猛,比如体现了人们长期不懈探索的宗教改革;有的则步履缓慢,但即便如此,它们仍不失为真正的文化革命,比如从理论上而不仅仅从实践上对传统提出质疑,从而对世界做出全新的观照,并试图通过纯理性的思考去理解、甚至可能是去全面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行为。哪怕是穷乡僻壤里最贫贱的短工也多多少少受到这些文化演变的影响。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即便是知识分子中最积极的革新派,也脱离不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结果是,在同一个时期,人们可以一边表演着从中世纪直接流传下来的神秘剧,一边又阅读笛卡尔。其区别并不在于、或者说并不完全在于品质的高低,而在于世界观的原则本身,更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通往“高深”文化的大门,不再只为教会和高等学府的专业者敞开。改革得到相对广泛的推广,使文化疆域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的确,问题的关键恐怕更在于传播的广泛性,而不在于从15世纪就开始从知识界酝酿的改革本身:文化的界线由原来的职业划分转化为社会的划分,即由区分不同的职业技能逐渐转变为区分有知识和无知识,区分有文

化——广义上的文化——和没文化的概念。这一重大变动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而当时却是在循序渐进中实现的。但是，“静止”和创新之间，旧的文化世界和新的文化世界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缓与急、轻与重，以及冲突的形态都是理解这两个世纪的关键之所在，给这两个世纪贴上过于简单化的标签显然是不可取的。

文化演变的各个阶段也不是靠简简单单的几个概念就可以划分清楚的。我们通常习惯于把文艺复兴划至1580年——至少蒙田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也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古典主义”的法国大体上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相一致。那么在两者之间，即1580—1660年期间，是……什么呢？简单地称之为“过渡时期”实在透着无可奈何，与实际情况亦不相符。尤其，这个时期的三代人对近代法国的建设、对启蒙时代的准备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中间有面临强大的改革思想冲击的市民和农民，也有意欲改良民风使之更加文明化的王公显贵和特权阶层，也不乏一些曾经被扭曲误读、因而如今更加令人瞩目的人物。西拉诺·德·贝热拉克^①、雅女，还有虔信者——虽然《达尔杜夫》（*Tartuffe*）^②的人物形象是以他们为原型塑造的——险些就构建了一个“巴洛克的法国”，或者可以称之为“路易十三时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拉伯雷和伏尔泰中间还有大仲马。

① 西拉诺·德·贝热拉克(Savinien de Cyrano de Bergerac, 1619—1655)，法国讽刺作家和戏剧家，自由派思想家。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剧作《西拉诺·德·贝热拉克》即以其生平为素材写成，该剧后改编成电影，译为《大鼻子情圣》。

② 莫里哀喜剧，又译《伪君子》。

1. 第一部分.

旧世界

“旧世界”的说法是与“新世界”的发现相对照而言的，它一语道出 16 世纪的主要特征：影响深远的文化演进产生的强烈冲击，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当然还有 16 世纪初逐渐“被发现”的美洲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新世界——新世界的真正意义在于外界信息的进入。一个世纪，这对于一个节奏缓慢、尤其文化演进速度缓慢的世界来说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的祖先当时面临着他们最惧怕的、最难于适从的东西——“外来的新事物”。而经济的突飞猛进所带来的滚滚财源，国家文化或至少是王侯文化的样板，以及与诸多演进的发源地意大利日益密切的接触，这一切更使新事物如虎添翼、广为散播。

宗教战争的残酷无情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创新方面的波折起落，可能会使我们对发展的深度和持久性产生怀疑，而事实上，这些波澜起伏恰恰证明了发展是真实存在的。从 16 世纪 80 年代开始，法国文化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开始确立下来，且呈广及各地、不断深入之势。这一演变使研究和了解“我们遗失的‘文化’世界”更显得意义深远，那是法兰西人民最后一次广泛拥有共同的参照、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举止的世界。

这部《法国文化史》(*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的一个基本选择以及本卷论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基于对承袭先人的文化的一种开放态度，那是直到 20 世纪的今天仍然影响着法国人的行为举止的文化，让娜·法弗雷—萨阿达在对法国西部的博卡吉^①巫术的研究中对此曾有提及。

因而，从 16 世纪入手并非易事，加之我们的部分工作只得依靠逆推法，也就是说要把后人的见解、见证及相关的史料或肖像资料收集在一起，精心比较，细致梳理。19 世纪珍贵的见证都是无可替代的一手资料，因为当时的“民俗学家”——其实他们首先是人种学家——对一些省份进行了几乎是地毯式的考察，其足迹遍及布列塔尼、香槟、洛林、阿尔萨斯等省的各个角落，甚至包括法国南方的部分地区。他们收集介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传统习惯及所有在他们看来古

① 博卡吉(Bocage)，指树围地，法国西部特有的用树篱和林带围隔的田地或草地。

风淳厚和濒临失传的东西。他们也忠实地记录了诸如歌曲、故事、谚语等口头文学。遗憾的是,今天,只有这方面的专家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人们似乎已经淡忘这类歌曲集中最富盛名的一部《布列塔尼诗歌集》(*Barzaz Breiz*)^①于1839年发表时曾经在欧洲引起轰动,也似乎已经忘记,宪章派的泰奥多尔·埃萨尔·德·拉维尔马凯子爵^②收集发表的这些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关于文本真伪的争论,直到几年前发现了他本人的搜集笔录才以对作者有利的结论而告终。也是在19世纪,人们开始搜集根据口述记录下来的戏剧作品手稿,当时的学术权威机构深知这一举动的重要性,因而出面支持甚至资助,1864年弗朗索瓦·马里·吕泽尔^③即是其中一例。另外当代的历史学家也发现一些显然从很久远年代沿袭下来的习俗,使零散的信息更加充实,比如,本世纪初东部的农民还会把生病的孩子抱到被主人屈杀的猎兔狗圣吉纳福尔的墓前,祈求平安。

整理如此浩繁资料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最苛刻的评论也肯定了我们工作的卓有成效,但我们至多是从19世纪的资料中整理出了某个习俗,某个文本。必须指出,历史学家向来对这类信息资料不屑一顾,他们对远离正统文化的习俗毫无兴趣,也不屑垂顾那些与创造伟大历史的君主、政治家、将军、传教士、工业巨头和巨商富贾遥距百里之外的群众角色。这其中固然有人们对历史的固有思想观念作祟:至高无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出色的——方法学派^④曾在1870—1920年的半个世纪中处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告诉人们,编写历史只能以文字材料或考古成果为依据。不过这还不是主要障碍,因为文字材料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人对这些资料提出有见地的想法,也没有人想到去发掘这些不大可能滋养“伟大”历史的资料宝库。有两、三代历史学家都抱着不屑或尴尬的心态:“民俗学”一词逐渐夹带负面色彩正说明了这种轻视,这个词在1840年前后刚刚使用时,完全源自一种科学的态度。尴尬是指,他们不愿意承认祖先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竟会和域外或殖民地的蛮夷无异,在他们眼里,后者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

编写一部论述全面、资料丰富翔实的完整历史的愿望促使我们摆脱了这种种羁绊,于是我们发现,通过在档案资料中搜索、查找有关信仰、礼仪、行为、习俗、活动、感性、社交形式等方面的哪怕是暗示性的记载,可以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更久远。这是一项既艰苦又细致的工作,因为没有哪一份资料是包罗万象的,

14

① 全名为《布列塔尼诗歌集—布列塔尼的民间歌曲》,内有作者的注释、歌曲旋律、歌曲法文翻译等。

② 泰奥多尔·埃萨尔·德·拉维尔马凯(Théodore 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 1815—1895),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一生致力于古代布列塔尼文学的介绍与研究。著有《布列塔尼语言史论》(1837年)、《古代布列塔尼的民间传说》(1842年)等。

③ 弗朗索瓦·马里·吕泽尔(François Marie Luzel, 1826—1895),布列塔尼民俗学家和布列塔尼语诗人。

④ 加布里埃尔·莫诺德(Gabriel Monod, 1844—1912)创立的史学研究学派,主张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借助考古学、题铭学和古钱学等辅助学科进行史学研究。其治史原则与兰克史学派有一脉相承之处。